

吳都文粹

卷九

吳都文苑卷第九

蘇臺

鄭

虎園集

慧聚寺聖迹記

僧辯端

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至於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郎陳公。一見若舊識，廼盤桓於是邦，得游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屆於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跡，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羣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塍。

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屢不斷壞其文殘。
年月名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齒者。徵以
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記之文。畧敘其事。先是
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嚮。姓懷氏。久
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
於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爲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
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千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
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樸斲之聲。翌日而奇石矗疊。廣
階駢城。八方載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

山王之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
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勅張僧繇繪神於二壁。圖龍
於四柱。每雲陰天暝。則鱗甲皆潤。漶漶然及有浮萍者。
或曰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鎖以制
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茲寺嘗在毀間。大
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跡聞
郡守韋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
神砌存爾。觀其神跡規制。皆窮奇極壯。造化所成。信非
人力。遊者觀之。莫不兢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鬼駭。苟

非嚮師至德通於神明又疇克臻於是耶苟非山王靈
感召於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
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觀之久以嘉嘆因謂端曰
前記湮沒來者昧其所從請撫其實庶垂於永久端雖
菲才忝辱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也

慧聚寺聖跡

孟郊

昨日到上方片露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栢香晴
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遙場

張祐

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
景窻中岫孤煙竹裡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

和前二首

王安石

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蘄遠亦香。掃
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逐剋蓋場。
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
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拒桑門。

慧聚寺詩并序

朱明之

離常熟至崑山泊慧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爲二章附於

五題。蓋山雞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爲貴也。

古寺有遠名，欲游先夢生。飛猿磴底嘯，靈鳥雲間鳴。影密樓臺衆，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石林高月生，薜閣疎磬鳴。宿鳥夢難就，空僧魂更清。香風動花影，岩瀑飛玉聲。遙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室爲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爲僧舍，雲窻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

謂崑山爲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畧見張祐、孟郊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荊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閣。張孟詩：「夕和之遂爲山中四絕。」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爲冠。月華閣妙峯庵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灾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又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榜，一掃無迹。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

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

景德寺諸天閣記

范浩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鬬麗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翬飛可俯鱗宇碧櫺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

天勢欲洶動使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靄鬱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遙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爲此其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院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脩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盡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邇信向摩肩投體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旣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卽東晉所置寶馬寺。

惠嚴禪院法堂記

曾 攸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鎮遏使劉璠爲建院以處之。嗣師旣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徙不能葺。熙寧四年王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游。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元禪師昇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此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

命樂輸以助。先爲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與化爲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耆壽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爲也。以書屬余曰。幸爲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爲物。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

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教最爲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書者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固有。豈如老身窮年。做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於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醯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游。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執求於人。而人亦不以

爲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做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爲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己以游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朝徹。資道之侶。還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曰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云云。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攸撰。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常熟縣東五十里明因寺新收禪寺記

陳于

常熟縣東七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於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爲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胃一切有以一直破一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今

安得妄一有一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直爲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爲漸禪爲頓而爲之徒者以禪受仆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不見修於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爲禪自今日始縣爲聞府二下僧籍蒐可爲領導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頽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晨唱

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學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荒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遁，且逃，十煙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華殿未紺而丈室未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勝法寺輪藏記

葉夢得

佛法自漢入中國，卽與其言皆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無我爲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爲禪律兩岐。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托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判其說，亦莫不具在，其傳至於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

在天不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爲全書殘編斷簡出於屋壁邱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沒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歟蓋爲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

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淵始募衆緣爲之淵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旣成見余雪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爲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輪藏後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微福悔過者一告効誠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神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其事者而屈於力

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
記其畧無以慰此志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
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
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
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
之勤而已也政和三年六月十日記

勝法寺在常熟東三十五里

題永慶寺

李湛

巖扉開早涼谷鳥遠分翔花氣濕幽逕磬聲清上方雲

生松澗底花落蘚池傍致有遺榮志移時坐石牀

永慶寺在常熟縣西北四十五里

重修延福禪院記

在常熟縣

李湛

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
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
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耄里氓爲之捨土
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於是有隆
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
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儼而廡者有表門背

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圍覆瓿架四十而
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音去之翼舒鱗萃輝照
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卽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
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旣大成而有聞
被召入爲惠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
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
匹復賜師今號畱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
書急就章一卷逍遙詠一十一卷秘藏銓三十卷太平
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錄之

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新建佛殿記

陸絳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
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
后辟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跡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
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
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
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
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

釋氏之教寢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抹其寢盛未始不爲釋氏福迨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污物盛則衰之効歟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迫而有仁義而尙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爲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從而

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爲後世獎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
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沿舊而無所翫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卽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伯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

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既而厭
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
造七級浮圖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逍遙詠秘
藏銓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
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
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
資買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厯之乙酉壯
而不華麗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爲茲山之游目擊諸公
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厯六年正月一日記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延福名天禧中
改賜今名。

常熟縣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陸 絳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彬州牧倪德光捨居第
置之是爲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爲興福寺自爲邑
爲寺歷陳隋四代迄於我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
釋教中圯僧難聿興武帝斥去浮屠法茲寺在毀拆數
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
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

像添建殿堂，奐赫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儔居，是邑廢之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題興福寺

李湛

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柏香。清猿嘯遠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爲語滄浪。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僧皎然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徑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卽常建題詩處。

瑞石菴記

錢藻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惟篁奇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方。邑民